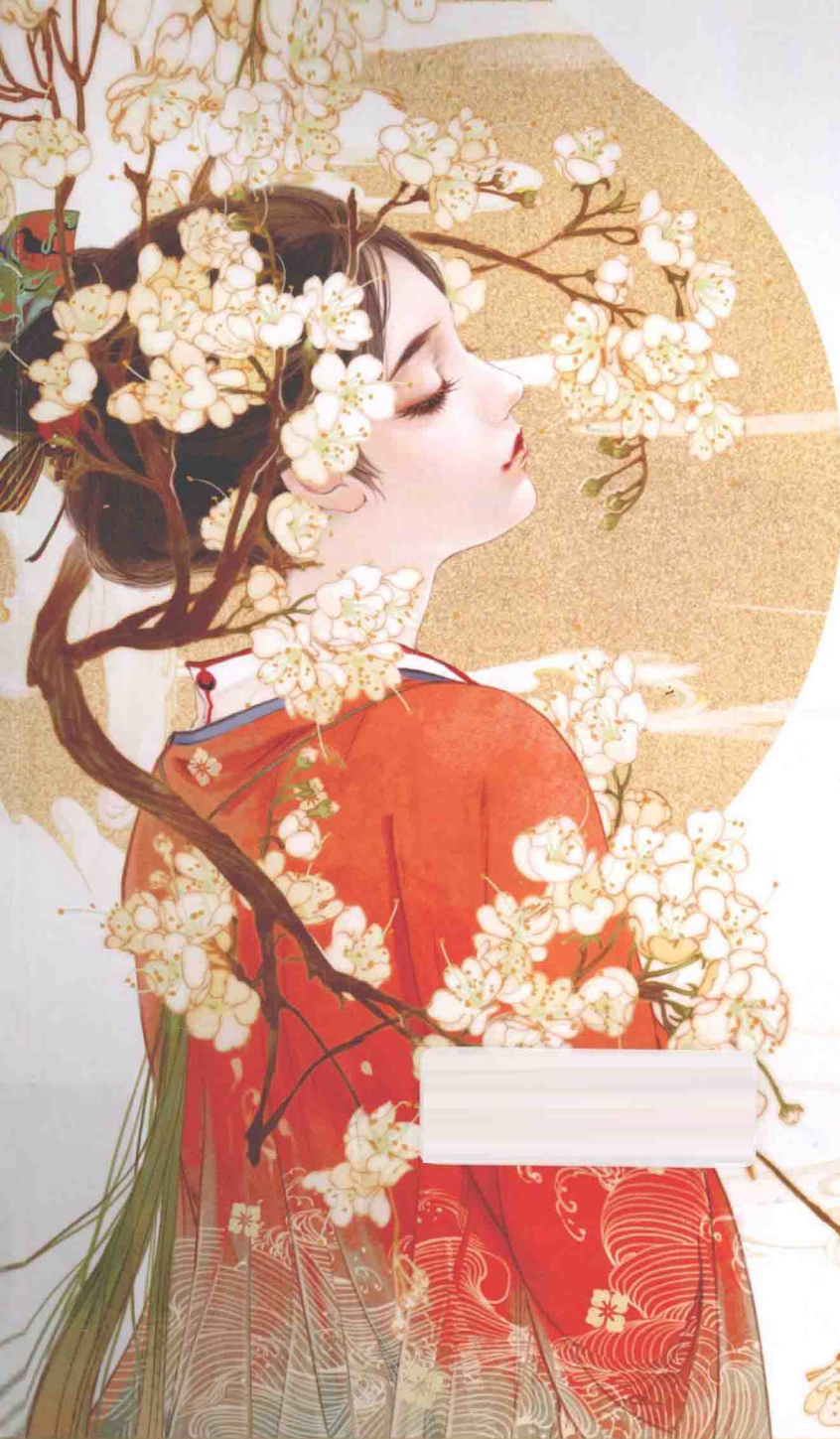




虞美人 之剑指江山 [下]

YUMEIREN
ZHI

JIANZHI
JIANGSHAN

闻情解佩
/ 著

宿命玄机
掩一世风骨

YUMEIREN

闻情解佩 继《宫锦》后
最痴缠凄美的王室之争

随书附赠猫君手绘海报

锦画原无色，爱恨织风来，是脚踏祥云，抑或是生泥满面，均不能浇灭宏图霸业之心，自古情意短离别长，待刺破人生桎梏，我拿红妆御狂，博你帝王多情，谱就一曲荡气回肠的美人娇。



虞美人 之 剑指江山

YUMEREN
ZHI

JIANZHI
JIANGSHAN

[下]

闻情解佩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虞美人之剑指江山：全2册 / 闻情解佩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4
ISBN 978-7-5502-2768-2

I. ①虞… II. ①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5269号

虞美人之剑指江山：全2册

作 者：闻情解佩
选题策划：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安 庆
封面设计：心研视觉M.Vision
版式设计：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600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38印张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2768-2
定价：55.00元 (全2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目录
CONTENTS



- 001 第二十一章 / 凤栖梧桐 焚半面梨妆
- 016 第二十二章 / 疏星朗月 遇一路繁花
- 032 第二十三章 / 君怜我意 枉良辰美景
- 046 第二十四章 / 东风无情 醉落花残事
- 060 第二十五章 / 罗衣闲泪 别佳期离恨
- 076 第二十六章 / 慕云凝碧 忆海角逢春
- 091 第二十七章 / 香减消凝 啼骊歌柔转
- 107 第二十八章 / 红妆卿狂 博帝王多情
- 123 第二十九章 / 箫鼓丝竹 覆暮春绣罗
- 138 第三十章 / 相对忘言 别溪花禅意

- 153 第三十一章 / 白云松色 经静诸闲门
- 167 第三十二章 / 霭雨和风 出青山缘涧
- 182 第三十三章 / 清曙澹净 依乐幽终年
- 197 第三十四章 / 荷笠斜阳 送钟声独远
- 211 第三十五章 / 清辉盈虚 颂南斋吟苦
- 226 第三十六章 / 宜面淡妆 锁朱楼春光
- 240 第三十七章 / 雁断冠剑 销逝川高树
- 255 第三十八章 / 鹤群微月 滋苔纹花影
- 271 第三十九章 / 高秋坠露 隔野烟飞桥
- 285 第四十章 / 折枝画色 寒路人惊心



(第二十一章)

凤栖梧桐
焚半面梨妆

虞锦回到营帐内，见李润竟站在里面等她，带着被段无妄戳穿心事的羞恼，一时竟不知如何面对他。

李润走上前，从她身后抱住她，下巴抵在她的顶心处，轻轻地蹭了蹭，低声说道：“原本我想将父皇的旨意亲口告诉你，谁知竟让你以这种方式知晓了，你心有疑虑，我理解。誉王说得对，错过这一次，只怕我永生再也不会寻到真爱，所以，我怎么会轻易让你从我身边逃离？相信我的真心，好吗？”

良久，虞锦未曾开口说话，只轻轻地将手搭在揽在自己腰间的那双手上，被那双温暖的手反握住，轻柔地摩挲着。

此刻虽然寂静无声，却有情思流转。

两日后，待虞锦伤势渐好，大军终于开拔，往阳城而去。

虞锦坚持不肯在车厢里坐着，与程裳一同易装骑马而行，几日下来，已是疲乏不堪，李润疼惜她，于是便放缓了行军速度。

程裳每次看见李润，都刻意避了开去，虞锦看在眼里，于是私下里询问她为何惧怕李润。

程裳欲言又止，禁不住虞锦再三追问，嗫嚅道：“我听平生喝醉酒说起过，那日小姐被雁儿刺了那一剑生命垂危，太子他怒火攻心，竟让平生……去鞭尸了。”

虞锦闻言，似是波澜不惊，始终不发一言。

程裳奇道：“小姐，你难道不觉得震惊吗？太子报复的手段也太阴狠了，都已经是死去的人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虞锦摇了摇头说道：“裳儿，那我来问你，如若断曲被某个人伤了，命在旦

夕，你会怎么样？”

“我自然是要将他千刀万剐，不死不休……”程裳想也不想地说完，忙住了口，似是已经意识到什么，面上浮红，说道，“是了，管太子待他人如何，只要他肯待你好便行了。”

“裳儿，他为我去杀人，他为我去鞭尸，我可以劝他，可以安慰他，却没有理由指责他。”虞锦淡淡地说完，望着前面不远处李润的背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滋味袭上心头。

程裳听虞锦说完，看了看跟在段无妄身边的段祥，又望向了远方，也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及至阳城，大军在驿站安顿下，李润却接到宫中急报，要他火速回宫议事。虞锦本想跟着李润一同进宫，李润却担心她伤势未好受不住累，要她暂时在驿站歇息，待明日接她回太子府。

李润将平生留下，虞锦却不肯应允，怕没人跟在他身边伺候，于是说道：“总算是誉王和程裳在这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段无妄站在远处，阴阳怪气地说道：“恐怕就是因为我在这里，有人才不放心呢。”

虞锦与李润相视而笑，均不理睬段无妄的调侃，虞锦低声说道：“我等你。”

李润郑重地点了点头，握过虞锦的手，深情地说道：“好，等我，明日我定来接你。”

驿站外，李润跃身上马，至十几丈远处又勒住缰绳，调转马头，目光坚毅沉稳，深深地看了虞锦一眼，飞驰而去。

阳城的气候比青州稍暖一些，虽不是冰天雪地，却仍值寒冬，风如刀割般，刮在脸上生痛。驿站房间内已经生好火炉，虞锦将披风解下递给程裳，捧起一碗杏仁茶喝着，顿时香气四溢，倒令这寒冬充满了暖意。

段无妄敲了敲门走进来，段祥透过虚掩的门朝程裳招手，程裳在虞锦的示意下，走出了房间。

段无妄走至虞锦身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央求虞锦给他倒一碗杏仁茶，说道：“离开青州的前一夜，太子殿下曾经见过薛开。”

“那又如何？”

段无妄将杏仁茶搁在桌上，说道：“你还不明白吗？那薛开是石相极力拉拢的人，太子去见他，无异于昭告世人容不下石相了。”

虞锦沉思片刻，才说道：“未必尽然，薛家世代奉命驻守青州，薛开又是一名武将，比不得你誉王手握兵权叱咤风云，石相拉拢他便罢了，太子拉拢他又为何故？”

“你知道石相的义女姜陵？”

虞锦闻言顿了顿，点头说道：“那日慕容紫遇刺受伤，便是她所为。”

段无妄诧异，挑了挑眉，说道：“想不到石相竟会派人刺杀慕容紫。难道石相要助容贵妃问鼎皇后之位？慕容紫已然命在旦夕，我师傅虽然极力相救，却始终不见起色，只勉强留有余息。慕容紫如果真因此丧命，试问后宫还有谁可与容贵妃匹敌？”

虞锦却暗自冷笑，生着七窍玲珑心的段无妄竟然也没猜出其中玄妙，石相哪里是为容贵妃谋算？他不过以此作为能让翼王留在阳城的缘由罢了，慕容紫生命垂危，翼王身为人子势必要在榻前尽孝。

宁王三番五次在阍帝面前为翼王巧妙周旋，只因为石相曾许诺宁王已经为其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女儿，石相对于翼王当真是用足了心思。虞锦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设想，这个设想令她感到恐惧……

皎月高挂，将大地铺满银光，夜色并不暗沉，相反却有一种透彻人心的澈明和凉意，正如人心。

虞锦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坐在窗下，正擦拭着匕首，这把匕首是师傅陆枫送与她的，削铁如泥，又极轻便，所以虞锦将其藏在袖口从不离身。

程裳披着外衣进来，悄声道：“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何事，段祥行色匆匆都出去过好几次了，一次比一次脸色难看，我想问个究竟，他偏不肯说，真真气死个人。”

程裳说罢，见虞锦神色淡然，于是惊讶地问道：“难不成你已经知晓发生什么事了？”

虞锦还未回答，门外已有敲门声响起，程裳迅速将外衣整好去开门，见段无妄神色凝重地走了进来。

正在这时，窗外有不易察觉的异声响起，程裳在虞锦的示意下，悄无声息地点了点头，出了房门后疾奔而去。

“跟我回梁川吧。”段无妄说罢，似是又刻意强调一般，加重了语气，说道，“现在就走。”

虞锦看了段无妄一眼，握住匕首的手略为停滞，旋即下定决心般说道：“我不走，他告诉过我，明日便来接我，我要等他。”

段无妄将一纸书信递给虞锦，虞锦接过来，确认是李润的笔迹，只是上面的字迹潦草，显然是仓促而就，只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意思是要段无妄带着虞锦连夜赶赴梁川。

“是平生冒死送出来的信，他伤得很重，却不肯跟我一同回梁川。”

005

“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虞锦的手被匕首划破了一道口子，却兀自不知。段无妄拧眉上前，试图从她手里夺过匕首，虞锦猛然间后退了半步，看着段无妄，一脸的恳求。

段无妄暗叹一声，只得如实说道：“宁王等人密谋构陷太子，说太子试图谋害君主、篡位登基。我们在青州的这几个月，他们竟将人证、物证都备得齐全，仓促之间，将太子弄得措手不及。太子回宫之后，还没有见过皇上一面，就被软禁在东宫了，只来得及写了这封书信让平生交给我。可是那些人到底是有所防备，派了两路人马拦截平生，幸亏有太子的心腹掩护，平生才赶得到这里，否则……”

段无妄没有再说下去，虞锦已然猜想出到底有多凶险。

“你的身份，石相已经知晓，太子怕你落入险境，于是要我将你带到梁川，这些人就算再张狂，到底不敢在梁川撒野。走吧，趁着夜色离开，迟了恐怕就难脱身了。”

虞锦看到段无妄急切的面容，苦笑道：“他落入这般境地，我岂能弃他而去？”

段无妄突然朝虞锦的身后看去，露出诧异的神色，虞锦随着他的视线转过身，却没有看到任何异样之处，心思一转，还未及闪身，便被段无妄一记手刀砍在脖颈间，当即晕了过去。

段无妄抱住虞锦绵软的身子，将她放进早已布置妥当的马车里，借着透过车

帘的微弱月光，看了她片刻，慢慢地伸手握了握她的手指，动作轻柔而小心，只觉得触手处冰凉，忙扯过锦被来给她盖上。

“原谅我不能亲自送你回梁川，他有事，我安能置身之外？你在梁川会很安全，再不济也有那三十万大军守在那里，总会护你周全，段祥也会誓死保护你。他……总算会少些牵挂，我也能安心些。”

段无妄下了马车，拍了拍段祥的肩膀，目光中充满了信任与亲和，低声道：“好生看护着她。”

“主子，你放心，我将虞姑娘安顿好后便回来找你。”

“你将她送至梁川后，不必再回来，要始终守在她身边保护她，除非接到了本王手谕才可回到阳城。”段无妄却突然变了脸，低喝道，“不，段祥，本王要你用性命起誓……”

段祥一抖缰绳，缰绳在空中发出愤怒的吼声。

马车行至十数里外时，段祥听见远处树林里有异声响起，于是派人去搜寻，自个儿却悄悄掀了一角车帘，看见仍旧昏睡着的虞锦，才稍稍安了心。

谁知待段祥放下车帘，一直昏睡着的虞锦却突然睁开了眼睛，趁着那侍卫向段祥回禀之时，跃下马车，轻点足尖隐匿在树林之内。

段祥听见侍卫回禀一切无恙之后，便发号施令再次启程。

虞锦站在暗处，看着马车越行越远，心道：段无妄，你用这种方法将我送走，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换你安心。他既然身陷图圈，我便不能独身自处。

身后，细碎的脚步声响起，虞锦没有回身，淡淡地说道：“裳儿，我这样一走了之，也不知道会不会连累了段祥。”

程裳的脚步声微顿，旋即靠上前，低声道：“小姐，断曲也跟来了……”

虞锦倏地转身，见断曲正走近，于是急忙说道：“你怎么跟到这里来了？先前，我还以为你跟裳儿说过话便回去了呢。这里离皇宫甚远，无论你以何借口出宫，误了回宫的时辰，只怕会引起容贵妃的猜忌。”

“不管怎么样，总要见过你，我才能放心。”

断曲仔细盯着虞锦看，见她果真无恙，才松了口气，轻声笑了出来。

虞锦看得出来，断曲的笑容也没了往日那般的洒脱明快，说道：“这些日子

也难为你了，一直在容贵妃宫中看人眼色行事。”

“我无事，只要你们都好，我舍了这条命也没什么，更何况容贵妃的地位在宫中如日中天，我跟在她的身侧，谁人都来巴结几句，倒觉得这个大太监做得相当自在。只是，自从你出事后便再也没见过你，心里惦记，所以不得安。”断曲絮叨地说着，似是有许多话想要倾吐。

虞锦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睛有些酸痛，说道：“衣儿呢？她可好？”

“她知道你今日回来，所以央我一定设法出宫来见你。慕容紫身边仍旧离不开人，慕容城已然用尽了手段，可是慕容紫的外伤虽好了，却仍有内疾，一直无法痊愈。程衣守在她的身侧已久，倒很难抽空溜出宫。更何况，她身边还有个神通广大的慕容城。她一言一行都极为谨慎，生怕会泄露你将她放进宫里的目的。”

虞锦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对待慕容城，不必那般防备。他曾经是乾坤门的人，又怎么会不知晓宝盒的存在？想必早已知道我们此次下山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宝盒的下落。”

断曲应了声，旋即问道：“听说，你和太子……”

虞锦看了程裳一眼，见程裳迅速地别过头去，也不追问她，只对断曲说道：“太子怎么样了？究竟是怎么回事？阉帝为什么会这般恼怒，竟将太子软禁？”

断曲回道：“太子率大军离开后，宁王、仪王已经回到封地，翼王依旧每日进出澄瑞宫探望慕容紫，一切都是风平浪静。可是就在十几日前，宁王、仪王突然回到阳城，并向阉帝呈递了一封奏折，言辞凿凿，句句皆是告发太子试图谋权篡位的……”

程裳诧异道：“这宁王、仪王远在南屏，又如何能拿到太子谋权篡位的证据？再说，太子迟早要继承皇位，又怎么会做出这等事？”

断曲回道：“必定是有人早已部署好这一切，否则宁王远在南屏做清闲王爷，早已不问朝廷之事，谁又可能去将匿名信交到宁王那里？”

虞锦一言不发，眸底凉意顿起，冷冷地说道：“你们还忘记了一个人。”

程裳问道：“是谁？”

断曲似是明白了过来，说道：“你是说石相？”

程裳不解地说道：“可是他一直跟我们在青州，如何能调动这一切？”

虞锦反问道：“难道你忘了，你进大营的那一夜杀掉的那个信使？信使只是掩人耳目，真正的信却让那个叫刘三的人送走了。现在还想不明白吗？石相暗中派人调动一切，先是向阉帝施压，从严处置了我父亲，然后又命人栽赃陷害了太子，接着将罪证交给宁王，再让宁王、仪王上奏皇上。他虽在青州，却一点儿也没有闲着，照旧可以凭着权势兴风作浪。”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要我趁夜进东宫去见一见太子，问一问他心中可有谋划？”断曲问道。

虞锦摇了摇头，说道：“不必了，该去的时候我会想办法进宫见他一面。你在容贵妃宫中好不容易站稳脚跟，还是少些动作才好。”

“可是……”断曲还要再说，见程裳暗地里朝他摇了摇头才作罢。

虞锦朝程裳说道：“太子奉命进宫，誉王却被留在了驿站，而石相也在驿站，所以宁王一定会派人来见石相。裳儿，你去盯着，万事都要小心一点儿。”

程裳看了断曲一眼，依言而去。

断曲关切地看着虞锦，朝她微微示意，虞锦心领神会，将手伸了过去，断曲一只手握着她的手臂，一只手搭在她的腕处，为她诊脉。

“你服下化功散后武功尽失，这几日竟然迅速恢复了几成功力，可是却有毒素游移在五脏六腑之间，你究竟是服用了什么药物，竟会有如此大的危害？”断曲将虞锦的手臂松开，诧异地问道。

虞锦从袖口处拿出一包药物，递给断曲，断曲打亮火折，就着火光仔细察看，半晌，才说道：“白水教……”

虞锦欲从断曲手里拿过那包药物，谁知断曲竟握得很紧，于是冷冷地看着他，断曲终究耐不住虞锦这般相视，缓缓松开了手，虞锦用力将药物夺了过来，重新放进了袖口中。

“雁儿的武功曾经被我废掉了，这次在青州我竟然重新见到她出现在我的面前，而且武功还恢复如初，虽然她最终被杀死了，但是我总觉得其中有些古怪，直到从她身上摸到了一个药包，就是这个……”

断曲急道：“所以你不顾身体吃了这个药，就只是为了恢复往日的功力？你为什么那么急切？你知不知道，服了这个药，你体内的毒性很难去除？”

“断曲，我顾不得了。如今这局面，我不能没有倚仗……”

“可是，你还有我，还有程衣、程裳，我们都会在你的身边，任你驱使，毫无怨言。”断曲眼中涌起成片的湿润，一怒之下，竟将手覆在了火折上灭掉火焰，却丝毫没有察觉到痛感。

“我已经将你们置于险境，难道还非要你们无故搭上性命吗？”虞锦勉强笑了笑，继续说道，“你快些回宫吧。”

“那你呢？现在有何打算？”

“我要去见一个人……”

待断曲回宫，虞锦才离开，她要去见的人，自然便是仪王庞莠衣。

程裳回到驿站，偷了一套驿丁的衣服换上，因为翼王和石相都有随身的侍卫把守在房间左右，所以一个小小的驿丁是很难靠近石相房间的。程裳略加思索，又去找来一壶灯油，浇在了不远处无人居住的房间屋顶上，将手中的火折随手扔在了屋顶上，火光顿起，亮如白昼，石相的侍卫紧急提水救火，顿时乱作一团。

驿站内的驿丁也一同出动，生怕整个驿站的人就算全部陪葬，都不及这位权势通天的石相会在这里遇到的任何万一。

程裳从趁机接近石相的侍卫、出手袭击到换上对方的衣服，不过就是片刻之间，待大火被浇灭，石相的侍卫重新被部署之时，程裳也混进了侍卫之中，并且还站在了靠近石相房门处的位置，因为满身都是烟灰，脸上也被熏得看不清本来面目，所以，倒没有人察觉到程裳是假冒的侍卫。

石相在房间内毫无声息，就在程裳生怕就这样下去会错过什么的时候，便听见石相在里面说道：“刘三，带几个可靠的人，跟我出去一趟。”

“是，相爷。”

石相出来后，刘三随手点了门口附近的几名侍卫，其中就包括程裳。

一行人走出驿站，到了离驿站几里外的毓陵冢。毓陵冢名字虽好，却只是阳城孤魂野鬼的埋葬之处，平日里连个祭拜的人都没有，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石相选择在这里跟人见面，再好不过。

石相在此等了没多久，便见远处又有一行人赶了过来，待为首的那人靠近，程裳定睛看去，竟是宁王。

刘三一挥手，让石相身边的侍卫尽数退到远处，宁王的侍卫也一同退了开去。

程裳离得远，一时只隐约听见石相与宁王寒暄了几句便切入了正题，言语中提到了太子和誉王，再往后声音越低，竟是更听不清了。程裳有些着急，慢慢用脚底踏着地上的石子，想要脱身离开。

正在这时，宁王却突然不再说话，而是慢慢朝程裳走过来，程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处，浑身绷紧，紧紧握住腰间挂着的剑。宁王在程裳跟前站定，缓缓伸手去拿程裳的剑，程裳借着月光小心地打量着他的神色，见一向声若洪钟的他一言不发，面色不辨喜怒，只得试探地松开了手，另一只手却紧紧扣在了腰囊间的暗器上。

谁知，宁王抽出程裳的剑，猛力一掷，剑风凌厉，几近擦着程裳的头皮掠过，朝远处一棵树上而去。树叶轻晃，却始终听不见有人移动的声音。

程裳一身冷汗，既惊诧于宁王的武功之高，又诧异于竟然还有另一人也在试图偷听石相与宁王的谈话。

石相低喝道：“你们都过去，尽量留活口，必要时，一了百了。”

程裳随着那群侍卫朝人影晃动处追了过去，那人影迅疾朝远处掠去，侍卫们紧追不舍，那人影反而停顿下来，持剑朝侍卫刺来。很明显，侍卫的武功与其相差很远，不过三五招，几个侍卫便被解决掉了，剩余的几个人面面相觑，又齐齐扑了上去，都被那身着劲装的人结果了。

程裳慢慢后退，朝另一个方向离去，虽然石相和宁王很想知道偷听他们说话的人是谁，可是程裳却不想知道。

谁知，那身着劲装的男子却朝程裳追了过来，显然他也不想让这群侍卫留活口。程裳无法，只得与他正面交锋，免不了又是一场恶战。程裳身上佩带的剑已经被宁王拿去，所以程裳从腰间抽出了一条软鞭。这条软鞭呈暗红色，乃是临出乾坤门之时师傅陆枫送给她的。正是因为程裳的武功在四人之中最低，又生性鲁莽，所以陆枫将这条随身携带了几十年的软鞭送与了程裳。下山之后，程裳却一直未曾拿出来示人，如今，遇到劲敌，程裳不得不抽出了软鞭。

那身着劲装的男子与程裳迅即过了几招，没有占到一丝便宜，不禁轻轻“咦”了一声，显然也未曾想到程裳的武功竟会这般出类拔萃，便是那群侍卫加

起来也不及她的一半。

即便乾坤门的武功招式再怎样精妙，程裳的功力仍是不足以抵抗一心想要取她性命的高手，三五十招过去，程裳便渐渐落入下风。

程裳的鞭子被对方扯住，重重地摔了出去，想要起身之际，对方的剑已经抵在了她的咽喉之处。

那人此时已经明白过来，程裳也不过是混进来的一名侍卫，并不是石相身边的人，于是压低声音问道：“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既然我们都是同一个目的，又何必非要一争高下不给对方一条活路呢？”

那人却冷笑出声，讥讽道：“如果是你将剑抵在我的喉咙之处，你还会这么说吗？恐怕你也只会将我置于死地。”

程裳没有吭声，扣紧了腰囊里的暗器，只待那蒙面人分心便掷出。谁知那蒙面人却丝毫没有要放过程裳的意思，手中的剑朝前一递，程裳侧头拧身而起，那人的剑却如影随形一般，程裳疾步后退跌撞在树上，那蒙面人的剑又再度抵在了程裳的喉咙处。

程裳只知道自己命将休矣，心里生出恐惧，闭上眼睛，双手紧握，良久，却不闻那人的动静，慢慢张开了眼睛，见那蒙面人正瞪大了眼睛，以一种不可置信的神色望着自己，口中喃喃道：“不，不，不可能，这不可能……”

程裳见状，双手暗器齐发，待蒙面人侧身避开之时，轻点足尖朝后跃去，不过几个起落便已走远。

那蒙面人握剑的手微微垂下，一副萧索落寞的姿态，正待要沿着程裳的脚步追过去，突然身形微顿，猛地朝身后转去，手中的剑再度抵在了另一个人的喉咙处。

“仪王的剑今晚上可是沾惹了不少血，难道还是不能收敛住杀气？”

虞锦轻声地笑了笑，无所畏惧的神色下，从容不迫地用纤细的手指将仪王庞芴衣手里的剑往一边挪开。

庞芴衣收起了剑，解下蒙在脸上的面巾，说道：“原来是你。你父亲落狱，虞府被抄家，你置身事外，也算是颇有心胸了。”

虞锦不理睬庞芴衣的嘲讽，说道：“嗯，我是不及仪王谦和有礼又忠心耿

耿，难得如此对宁王寸步不离……”

庞芴衣又怎会听不懂虞锦的话中深意，于是冷冷一笑，说道：“说吧，究竟什么事？”

“段丽华可好？你准备什么时候放了她？”

“还未到她出场之际，谈何落幕？再者，你应该清楚，是她自愿跟本王走的，并不是本王挟持了她。”庞芴衣说道。

虞锦自然记得，于是不再追问段丽华之事，继续问道：“告诉我，宁王手里到底有什么太子谋权篡位的证据？”

庞芴衣面无表情地反问道：“本王不懂，你凭什么以为本王会如实告诉你？你以为站在你面前的是那发了昏的誉王？”

虞锦诧异地问道：“等等，你说什么？誉王？”

庞芴衣说道：“太子被软禁在东宫，誉王在得不到皇上觐见的谕旨之下独自闯宫，被侍卫围困，现在生死不知。”

虞锦恼恨地攥紧了拳，她本以为誉王肯留下，到底是有几分救出李润的胜算，谁知竟是用这种蠢笨不堪的手段——轻则被驱逐出宫，重则便要斩首示众，这段无妄真是浑到顶了。

“自从仪王到阳城，我亲眼见到仪王暗地里跟踪宁王已有两次，仪王可不要告诉我，你这是在暗中保护宁王。”虞锦见庞芴衣没有说话，于是继续说道，“仪王自有谋略，我心中也有所图，如此一来，我们为什么不合作呢？要知道有些事联手来做，将事半功倍。”

“不劳虞大小姐辛苦，本王的事自有分寸。今日，就只当没见过罢了。”

“仪王不肯信我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仪王不要忘记了，宁王既然和石相联手想将太子扳倒，必定是另有所图，否则谁登基为王与他一个远在南屏的清闲王爷何干？只是到那日，不知宁王是否还能容得下一个虎视眈眈随时都会对自己下手的义子呢？”

虞锦说罢，仔细审视着仪王的神色，见仪王面色一僵，知道他已经听到心里去了。

随后虞锦便欲离去，庞芴衣在其身后唤住她，试探地问道：“刚才那个假侍